

有這樣一代人

雙城記 何冀平

有這樣一代人，生於新中國成立之初，長在紅旗之下，青春被時代洪流裹挾，一生被歷史軌跡綁定，他們有一個時代烙印的名字——老三屆。老三屆，是指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在校的初中、高中六屆學生，這個稱呼自1969年起專屬一個時代的青春印記。

1968年12月底，《人民日報》發出了毛主席「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令，全國總動員，僅僅不到兩個星期，以北京上海為首，全中國數千萬的在校學生，註銷了城市戶口，離家遠赴。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城市，滿街巷都是橡膠和炒鹹菜的味道，家家戶戶用膠布打行李，給要離家的孩子準備口糧。1969年1月北京火車站，每天要發出數十列火車，運走一萬多人，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火車一動，月台上哭叫聲一片，車窗裏伸出幾百隻手，像是要把北京的空氣也一起帶走。火車開出城市，越走越冷、越走越荒涼，直走進那些陌生的黑土地、黃土地、紅土地。

全國1,200多萬青年的人生命運被改寫：告別城市、告別校園，上山下鄉、插隊務農，在貧瘠的土地上摸爬滾打，熬過數年甚至十數年的艱苦歲月，吃過糠、挨過餓，熬過40度高溫，受過零下40度嚴寒，手打起水泡，腳磨出

硬繭，都熬過來了。他們由不情願、別無選擇的承受，變成主動的堅忍承擔，他們年輕、熱忱，同情和他們一樣、但從來沒有過過好生活的當地人，他們吃苦耐勞、隱忍堅韌，扛住歲月磨難，撐起時代重任，給完全不熟悉的土地，帶去春天、帶去希望、帶去好時光。

有上山下鄉這碗苦酒墊底，世間萬般艱難皆可扛。招工、參軍、考大學、工轉幹，他們離開了，也有不少回城的老三屆陷入困境，沒有學歷、沒有資源、沒有門路，在社會夾縫中求生，擺攤、打雜、做零活。但他們吃過苦，嚥下所有委屈，從零開始艱難謀生，成為改革開放第一批個體戶，打破固有體制，重啟自由經濟，成為中國市場化進程的破冰人。

世人喜歡這樣定義老三屆：苦難、堅韌、奉獻、犧牲，沒有絕對的完美，也沒有純粹的不堪，他們是艱難探索的建設者，是滿身傷痕的親歷者。他們把知識、文明、新風尚帶入偏遠鄉村，促動鄉村教育、醫療、農技發展；改革開放，他們吃苦耐勞、踏實肯幹，成為各行各業的基石，扛起時代轉型的重擔，這代人產生的各界精英，超越建國以來任何一代人。他們不該被神化，也不該被誤解，一群生在那個時代，扛下了所有代價的年輕人，用一生的悲歡奮鬥，見證了一個國家的前行。

她賀是好人

梁賀

演藝蝶影 小蝶

想起了一位劇壇導演。我剛唸畢戲劇回港時，有人欲介紹我認識這位導演，讓我與他合作。對方告訴我導演號令天下，脾氣不佳，罵人不眨眼，我聽後立即婉拒。有些人很能捱罵，我有自知之明，面皮薄，亦受不了氣。若非因覺得受辱而當場大哭，便會因不忿而懟回去。這有何意思？不如不結緣。沒想到很多年後，我和這位導演在其他場合認識，但沒來往。只是一次我知道他急需幫忙，便主動為他解決大難題。他很感激我，自此視我為要好的朋友，常常與我一談便是半天時間。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真是奇妙，如果我在畢業後加入他的劇團，我會永遠是他的追隨者，他不會當我是與他平起平坐的知心友。我們甚至可能會結怨，視對方為仇人。我感謝上天讓我在多年後才與他結善緣，只有友誼沒有仇恨。

去茶樓玩Cosplay

布滿按鍵到一個按鍵恨不得有兩三個功能，寫滿密密麻麻的文字，恨不得變成全尺寸鍵盤。家父為了享受一部電影被迫戴上老花眼鏡與那些小按鈕小文字鬥爭，從虛心學習到最後感覺代價太大，左右折騰的情緒損耗已然大於看電影帶來的快感，甚為不滿之下，最終回歸想看電影時還是去影院，在家中時便泡茶讀書寫字聽老磁帶唱片，反而成就了他極其豐富的晚年閱讀和寫作經歷。

如此放棄與時俱進反得其樂的經驗後來被沿用到了智能手機到來的時代，家父不為任何新技術所動，手機僅作為打電話之用，想老朋友了就拎起電話打過去，約見面，三杯兩盞淡酒暢聊到天明。

效率是何物？一個老茶樓不變，絕非茶樓老闆一人咬牙所謂堅守可至，需要的是一整套系統，老闆淡定知足、茶客念舊捧場、夥計忠誠盡責。喔對了，在香港地，還要加上自持物業的背書，否則，完全被商業地產唯收益論裹挾的高昂租金，能將一切情懷殺個片甲不留。

下車走進村時，我特意把手機留在車裏，要享受地道的茶樓，自然是回到最原初的時光最妙。村屋間的小巷子和一些老村屋上標註的年份也是這場時光穿越遊戲的道具，如我的戲劇師父詹瑞文所教，人在進入角色時，需要一些

此山中 鄧達智

面對只餘兩個多星期將要舉行的新界鄉議局一百周年誌慶，負責項目雖然是自己最熟悉不過的時裝故事，但自從2016年重病之後，將設立在廣州的工作室拉下帷幔，面對人生，一個階段告一段落。

是上天安排也好，是自己不過分貪婪也好，見好就收，適時離場，竟然避開了無任何預警、隨後發生的世紀疫情。

之前決定半退休，雖未至斬釘截鐵，但回到香港，面對疫情，其間了無責任一身輕。

離開廣州走得太急，那些年被媒體訪問過、印在雜誌與報刊的印記超過90巴仙隨便扔掉，未用的布料、留下已無太大作用的服裝，也已任由下屬隨便處理。

始終是自己心血，怎會不在乎？一小部分定性為精品的設計，最終忍不住心來，打包裝箱運回香港自家的小倉庫。如非特別情況，極少翻箱倒櫃搜尋出來。

應付鄉議局回望往昔一百年衣服轉變的餘興節目，除了借來半個多世紀前的古着真跡，自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至2000年間的作品，也填補了環球時裝的黃金世代。從堆砌如小山的包裝中間尋寶，雖然未至海底撈針，但逐箱逐袋搜索也不容易。尋得所需，前塵再現真箇驚喜交集，驚訝它們的狀況竟然並未物化，喜自細審

前塵

後得出結論。那麼多年後的再聚，原來相互不顯老，仍然亮麗耀目，不久前(超過十年)，它們被穿在風姿綽約、儀容優美的模特兒身上，如風掠過那片風景，仍然歷歷在目。隨即想到，若然當年身體沒出現狀況，隨後也沒有疫情，一切如舊，自己的設計思維從未中斷，今天的設計理念與製成品會是一片什麼光景？

中間偶爾遇上不同邀請，設計一些主題服裝。始終不能跟過去排山倒海的邀請不斷湧過來、不曾中斷過的系列發展情況可比，例如鄉議局活動的時裝演繹，也非完全回望懷舊，而是去到最後的部分，面對2026年往後的前瞻，必須製作一組對將來預測的系列。當然這組「將來」是自己的遐想，而非預測世人將會穿着的服裝，娛己娛人而已！



●溫故知新，整理舊作迎新展，搜索塵封往憶。作者供圖

浪蕩四時 季良

7年前，在裕民坊原有住戶及商戶遷出的最後限期前，有團體組織告別活動。我在觀塘長大，於是帶著單鏡相機回去拍照留念。走過熟悉的街道，已不見熟悉的店舖。路過中學年代天天等車回家的樂華小巴站，旁邊電訊店的櫥窗醒目地放着一部標價99,999元的「鎮店之寶」——一部紅色的諾基亞8210。剛好，我人生第一部手提電話就是藍色的8210。

千禧年升讀大學開始使用手提電話，在沒有特別挑選下手8210，後來才知道「8」字系列是走時尚路線。我跟8210的緣分可謂一波三折，有次唱K後丢了電話，隔天急忙辦理補發SIM卡再購買新手機，還沒回家又丢了，原車折返旺角再買電話。24小時內連買兩部8210，而且要2,000多元一部，好肉痛。

今天大家懷念那家高呼「科技以人為本」的芬蘭公司時，總是提起「物理上流芳百世」的3310。我從未用過3310，儘管我一直使用諾基亞不同年代的2G電話（所謂「10歐羅電話」）至2020年，凡20年之久。對我而言，電話就是電話，只需打入打出、發短訊和玩「貪食蛇」就夠，拍照也是多餘。不過身為最早的iPod Touch與iPad用家，我對智能電話的操作從不陌生。當年因玄學理由換了新電話號碼，舊號碼自然拿來供平板電腦隨時隨地上網。

我對2G電話矢志不渝，可是2G網絡不爭氣。我親身以無數次斷線見證香港2G網絡如何一步步崩壞。許多年了，我沒法一氣呵成講完一通電話，講幾句就斷線。有幸找到一個訊號良好的地點，立即定格如石像，只求保持通話。最終，機緣巧合獲贈免費iPhone，我才面對現實。友人與工作夥伴慶幸終於可以用WhatsApp而不是Messenger跟我聯絡，我的街拍嗜好也因為無須相機反而更一發不可收拾。那一年，香港進入5G時代。

後來路過電子用品店時竟然發現諾基亞品牌的藍牙耳機，我早不在街上講電話，也不在街上聽歌，卻毫不猶疑買入一對。一如當年的8210，沒多久就丢了。不信邪的我偏要再購入頭戴式版本，只供家裏使用，看你還能丟到哪兒去？這個耳機也真厲害，一年只需充兩三次電，倒不是因為它續航力超強，只因我很少用，我通常使用另一個音響牌的有線耳機。

再續前緣實在意想不到，但更意想不到的是，我一直以為有了新商場與新住宅的裕民坊早已輪迴轉世，但最近才知道原來的裕民坊在今年6月才正式封閉。

那麼，7年前我哀悼的到底是什麼？

大歡喜免費遊青衣

終生遊學 項明生

99.9%的準時率，如果換作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絕對是世上的最佳情人。

身邊有這個全球最佳公共交通系統忠誠陪伴長達近半世紀，港人是幸福的。港鐵在國際調查（如Time Out 2025年調查及學術公共交通指數）中多次名列全球第一，所以筆者作為一位資深的鐵膠（巴士迷俗稱巴膠，港鐵迷被稱為鐵膠），港鐵始終是我出行的系統默認選擇，幾十年都沒有變過。總之港鐵可以到達的地方，我肯定不作他想，一定是坐港鐵，因為永遠都會準時到達。春去秋來，從來沒有放過我飛機。風吹雨打，也沒有遲到過。

我搭了幾十年的港鐵，今天終於可以為這個忠誠的老朋友貢獻一點力量了。一早就坐港鐵去青衣站，在青衣城第一期的顧客服務中心，接待了十多名團友，作為「社區深度遊」計劃的文化導賞員，我已經踩過這條青衣社區導賞遊路線。站在海風輕拂的藍巴勒海峽旁，為團友們娓娓道來青衣浪漫的前生名字叫「春花落」，到上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青衣白泥廠。信步行至香港唯一的真君古廟，聆聽二戰時真君大帝怎麼

防彈保家衛國。全港唯二的達摩廟，教大家一行禪師的行路釋，又同團友現場試玩擲聖杯。然後跟隨上世紀七十年代神仙凡人齊搬家的路線，走上獅山上的「涌美老屋村」，走入超過半世紀的華記小食店小坐，一齊享用熱辣辣的20年陳皮瀝水炆出的牛骨髓、冬菇，再來一支久違的玻璃瓶可樂。途經60年歷史的大歡喜餅店，我介紹其特色的仙女乘鳳凰印花牆磚，團友已經開始大肆採購現場老師傅手工做的雞仔餅、芝麻餅、合桃酥等傳統唐餅，因為市區也不多見這種老餅店了。

快樂的時光很快到了終點，兩個小時的導賞團眨眼就到了終點站青衣城，團友意猶未盡，追問我還有什麼團？我告訴他們次日還有德福文化團，12月11日還有德福行山團，只要登上港鐵的App登記就可以免費參加。



●位於青衣的真君古廟是香港唯一一間主祀真君大帝的廟宇。作者供圖

《交鋒》

細說星光 叢仁

9月初，央視八套黃金檔迎來一部分量不輕的作品——由國家安全部主導創作的當代國安題材劇《交鋒》，開播15分鐘收視即破2%。數據之外，更值得關注的是這部劇在題材邊界上的突破：它將鏡頭直指1990年代末台海局勢最為敏感的時期，以已解密的劉連昆間諜案等真實事件為底本，在國產劇的敘事版圖上劃出了一道罕見的痕跡。

劇集開篇即以李登輝訪美、兩岸關係急轉直下為時代背景，沒有迴避、沒有虛化，而是將情報戰的複雜性攤開在觀眾面前。更難得的是，它拒絕了諜戰題材常見的「爽劇化」路徑，沒有密集的槍戰與追車，驚心動魄被精心收束於日常場景之中：菜市場裏看似隨意的閒聊、古籍修復室中意味深長的沉默、一場推杯換盞的商務飯局，皆是沒有硝煙的戰場。這種「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敘事手法，讓觀眾真切感受到隱蔽戰線的殘酷與細密。

王凱為飾演國安偵查員馬惠誠重15斤，以佝僂身姿與長期壓抑的眼神，刻畫出一名隱蔽戰線工作者20年如一日的隱忍與執著，徹底褪去了既往荧屏形象中的「光環感」。歐豪則大膽顛覆硬漢路線，將間諜林看山演繹得溫文爾雅卻令人不寒而慄，收斂之處盡顯鋒芒。祖峰飾演的台灣軍情局上

校朱應甲，語調平靜如常卻步步殺機，與王凱的隔空對峙構成全劇最具張力的戲眼。此外，吳越僅用一集篇幅便完成了一名雙面間諜從暴露到犧牲的完整弧線，表演克制而震撼，餘味悠長。

《交鋒》前17集節奏緊湊、懸念迭起，展現出極強的敘事掌控力；但中後期劇情明顯失控，支線氾濫，金麗娜情感線的鋪排嚴重稀釋了主線張力，40集的體量被不少觀眾直言「水分過大」。更為突出的是，王凱作為男主的戲份被群像敘事過度稀釋，平均每兩三集方才出場一次，「主角淪為客串」的質疑並非空穴來風。這些結構性瑕疵，令本可躋身經典之列的作品最終停留在了「優秀但有遺憾」的層次。

它讓公眾第一次以如此近的距離，窺見隱蔽戰線的真實現貌——沒有鎂光燈、沒有歡呼聲，甚至連姓名都無從知曉。正如劇中那句沉甸甸的台詞：「很多幹警終其一生追蹤一個案子，未必有轟轟烈烈的結果。」這種對無名者的致敬、對平凡堅守的書寫，恰恰是一部主旋律作品最應珍視的品質。



●《交鋒》劇照 作者供圖